

傍晚时分,天又下起了雨。想做点什么,却怎么也集中不了心思。心思已在那雨中了,我知道。雨,不断地下,点点,滴在我的心头,湿润着我的记忆。童年,就这样在雨声中一步步走近。在江南,雨是一种日常,也是天的性情,随时都会下雨。阵雨,中雨,毛毛细雨。下得最多的就数毛毛细雨了,毛毛细雨成了江南的典型氛围。我们家乡人不说下雨,而说落雨。其实是一个意思。由于时常落雨,家家户户都要备好几把伞。那时,人们撑的都是油纸伞,戴望舒诗中的油纸伞,猩红色的,在雨中飘着,让灰色的

落雨的时刻

世界有了点色彩。最近,回南方时,还有朋友托我带一把这样的伞,留作艺术品,但这样的伞已经很难觅了。我小时候不喜欢撑伞,下再大的雨,也不撑伞。总觉得那样的伞太女气,再说拿着,也麻烦。我从未希望“撑着油纸伞”,逢到“一个丁香一样地/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那时,哪里有什么愁怨啊,只有快乐,单纯的快乐。雨中行走,其实是件极为惬意的事,尤其在夏天。雨,打在身上,绝对比

时,母亲们会赶紧将家里所有的衣物和被子拿出来晾晒一番。然而,阳光天气往往就持续那么一会儿,顶多几个小时,紧接着又是没完没了的落雨。和雨的特殊缘分,最终导致了发生在我上海街头的故事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,我陪同罗马尼亚女演员卡尔曼去商店购物,忽然,就下起了雨。所有人都躲进了商店,或打起了伞,唯有我和卡尔曼,在雨中从容地走着。卡尔曼说,欧洲的艺术都喜欢在雨中漫步的。我说,如果这样的话,我从小就是艺术家了。抵达饭店时,卡尔曼为了我雨中的陪伴,竟当着许多人的面,热烈地拥抱着我,在我脸上,重重地吻了三下。三个火热的吻,和雨连在一起的。我从此更爱落雨了。

第一次见识同事的儿子是在冰场,那年他九岁。当时我正陪我儿子滑冰,请的教练,已学了三天,刚到能站稳滑几步的程度。同事的儿子和我儿子一般大,人家是第一次来,但穿上冰刀下了冰场经过头几分钟的小心试探后,居然就能无师自通,慢慢地绕场滑了起来,令我瞠目,从此就对这孩子有了兴趣。这孩子酷爱足球,对世界球星如数家珍,“珍”到能知道其中的哪位刚换

合相当完美,他决定当非的教练。之后不久,鲍曼发现这个11岁男孩儿状态很不稳定,有时可以不知疲倦地游几个小时,有时游几百米就筋疲力尽,家访中得知,凡他状态不好时,必是他学校考试成绩不好,受到母亲的斥责时。母亲对鲍曼说她打算让非游泳了,因为毫无意义;鲍曼说服她保证让非做到学习游泳两不误,非这时也说:“我不要再吃那些药了,我能控制自己,如果



七月花 石晓

同事的儿子和菲尔普斯

您继续让我游泳,我保证学习成绩好起来。”如此,才有了今天的手指将球顶得溜溜转转上很久;跑得快,在我视野里的他同岁的孩子,没有能跑过他的……他使我确信,这世上确有某种“天赋”或“基因”的东西存在。但同事对自己儿子的这类基因不是无视而是反感,她带他学钢琴,小提琴,绘画这些她认为高雅的东西,当然更重要的,要好好读书。不用说,同事的高雅计划在基因的顽固面前一告吹,她只能认命。不好好读书是不行的,会没有前途的。可这孩子就是不能好好读书,坐不住,老师说他有多动症,同事便多次带孩子去医院看病,一心盼望孩子的病能好起来。被称为“基因中加入了属于海洋的关键片断”,闭着眼睛(因泳镜进水)也能打破世界纪录的美国游泳神童菲尔普斯,小时亦被诊断为多动症。为治病母亲听从医生建议

在服药的同时让非游泳,第一次游泳非就表现得非常兴奋,高呼“我是奥运冠军”,令母亲欣慰,认为也许游泳真能治好非的病。但她很快失望,游泳对非的多动症毫无效果,非仍无法完整地听完一节课,被同学称为“一只多动的猴子”。后来一位叫鲍曼的教练注意到了非,非的泳姿虽不标准,但他的身体与水的吻

格蕾丝曾使得无数摄影师、编剧、好莱坞明星甚至美国总统杰克·肯尼迪拜倒于她的石榴裙下,而她是那么容易投入到一场情爱之中,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美貌。然而这些烟幕弹般的爱情却还是被她性格中理智的一面所识破,当青春进入25岁分水岭阶段时,她应允了摩洛哥兰埃埃亲王的求婚。远隔重洋和亲友反对都没能拦住格蕾丝,当一切红尘旧事退潮之后,她成为摩洛哥宫廷的女主人,但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她始料未及的。正如乔治·艾略特对婚姻的描述,格蕾丝从此只能“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打转”。陌生的国度,秉性相去甚远的丈夫给她的人

生抹上了层层无奈甚至绝望的灰色,她,无处遁逃。痛苦,在婚礼中就已开始暴露,到后来彻底蔓延,格蕾丝无法抵挡。潜意识里急切摆脱困境的她,最终允许自己以一次漫不经心的驾驶结束自己的生命,香消玉殒。格蕾丝的一生就是一出没有任何彩排的大戏。就是因为直播,她只能是当时的判断选择下一步的方向,一旦选择出了差错,迎来的就是穷途末路。恐怕这就是命运——它赐予她以世人艳羡的美貌、才能、地位和声望,却剥夺了她享受幸福的权利。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



心里美 无忌 摄影

根拓广泽欢日月,群结谐美锦乾坤。菊 从不攀附菊品佳,寒英蕊蕊叶香发,蕾结美感霜增色,花放彩霞气贯华。昔伴陶公东篱咏,今随百姓处处夸。携手秋果金光灿,心散凌霄香万家。

居安思危源自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,《书》曰:“居安思危,思则有备,有备无患。”春秋时期,作为诸侯小国的郑国,处于时称诸侯盟主晋国和国力日盛的楚国之间,处境极为困难。郑国国君郑简公听从臣下意见,决定亲晋疏楚,相机行事。为此,公元前562年,楚国出兵伐郑,郑国只好与楚修好。不久,晋又出兵击楚,郑只得再与晋结盟。楚得知消息,再次伐郑,在强敌入侵的重压下,郑国无奈,又屈服于楚。如此反复,使得晋悼公恼怒异常,便联合齐、卫、宋等十二个诸侯国,再度伐郑。大兵压境,郑简公惊恐万分,遂派王子伯骀,

们共同享用这些礼品吧!”魏绛却谦辞说:“和戎狄修好,是国家的福分。九合诸侯,是因你的威望,也是大家的努力,我何功之有?我愿君主在享用这些东西的同时,也要考虑将来的结局啊。”他又引用《诗经·雅·采芣》中“乐只君子,殷天之邦。乐只君子,福祿攸同……”等句,阐述自己对快乐的见解。最后,魏绛意味深长地说:“《书》曰:‘居安思危,思则有备,有备无患!’提醒国君在高兴的同时,长远计较,防患于未然,为后来晋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们出入水火,穿通金石,移动城池,悬空而不落,触物而不走,变化万端,令人不可思议。周穆王西巡还带领一批艺术家,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对外文化交流,杂技则是其中的主项。中国历史上最早国际杂技盛会出现在汉朝。公元108年,汉武帝为展示强大国力,招待安息(在今伊朗一带)等国使臣,特在皇苑广场举办盛况空前的杂技大会演。会演中,不仅有中国传统杂技中的幻术、飞剑舞轮、走大索等,还有东南亚艺人表演的顶竿、弄蛇等技艺。安息国使团带来的吞刀、吐火、自缚自触等节目,更令人新奇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“国际杂技节”。

杂技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。相传,在上古时代的黄帝与蚩尤的部族战争中,因蚩尤头上有角,人们便仿效蚩尤与黄帝决斗的情景,头戴牛角相抵取乐。这种被称为“蚩尤戏”的角力竞技,被公认为是我国杂技艺术的萌芽。春秋战国时期,列国争霸,诸侯称雄,形成社会尚武风气,经常举行角力、魔法竞技活动。史载,秦、晋等国的大力士,都有过精彩的力技表演。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口技故事“鸡鸣狗盗”,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。当时,我们楚国还有个叫宜僚的杂技艺人,可以连续在空中抛接9个圆球,宜僚便成了中国第一个留下名字的杂技艺术家。

杂技是一种不受民族习俗、语言文字影响的直观艺术,因而宜于开展文化交流活动。早在公元10世纪,周穆王西行就曾带回一个叫偃师的外国杂技艺人。传说,周穆王回国途中,在瑶池与西王母的幽会,其实就是杂技中的魔术表演。又据《列子·周穆王篇》:“周穆王时,西极之国有人,入水火,贯金石,反山川,移城邑,乘虚不坠,触实不陷……千变万化,不可穷极。”所谓“化人”,即魔术大师。他

陈文翰 书法

冯玉祥一看大势已去,于1922年11月上旬开始准备北上。对此,吴佩孚也做了不少手脚。冯玉祥虽然豫豫只有5个月,为河南人民做了不少好事,也趁机增加了6个新兵团,扩充了不少实力。但吴佩孚仅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。吴佩孚还密令张福来,严阵以待,如果冯玉祥要带走六个新兵团,即以武力截留。冯玉祥事先曾令铁路局准备了6列火车,但吴佩孚将车辆全部扣押,并下令各县不得解款,致使冯玉祥既无运输车辆,又无开发经费,显然是图谋消灭冯玉祥的部队。冯玉祥无奈,只得由财政厅勉强筹得3万元开发费,临时向各车站凑了5列火车。为了及时北上,冯玉祥玩了个“金蝉脱壳”,戏弄了吴佩孚。一方面,冯玉祥曾独自先到保定曹錕那里跑了一趟,意在利用曹、吴矛盾,借曹作为掩护;另一方面,冯事先商定了一套计策:先令6个新兵团佩戴第十一师的符号,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,由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领,先行上车,由开封经郑州,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北进。张福来见是第十一师的部队,当然放行,不敢截留,并且对李旅长以礼送行。6个新兵团走完,真正的第十一师,由老将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开往北京。此时,张福来才发现,但自知不是他的二十四师所能解决的,因此,没敢动手,只好仍然放行。吴佩孚后来知道,将张大骂了一顿。

冯玉祥在郑州 张清献 编著

在期待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,欢迎一个重要的人物。一声汽笛,响彻车站上空,只见一列货车缓缓驶进站台。人们正在纳闷:货车怎么停在站台上?此时,从货车箱里走下一位一米九左右的大个子。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——冯玉祥。他背着一把雨伞,穿着一身黑色棉布褂裤,束一根皮腰带,神情从容自在,似乎在检阅自己的队伍。但面对这么高层次的领导人,这么多的欢迎人群,他还是有点意外,心里有一种“实在不敢当”的感觉。他伸出大手,与来欢迎的各界领导人——握手,检阅了仪仗队,乐队奏起了国民党党歌,“打倒列强”的曲子在空回荡。一些上了年纪的人,还大声喊着“冯督军”、“冯大帅”、“冯将军”,冯玉祥听到这熟悉的河南腔,很是感动,很是深切。他兴高采烈地、不停地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。整个车站都在沸腾。

连载

萧蔷:遇到事情会很认真。以前我反应不快,头脑也不好,看到很多麦克风,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,怕死了,就很紧张。我就想今天的活动是什么,其实我们今天是要宣扬什么活动啊,大家要注意哪些事情,我表现得就很完美,不错,媒体朋友特别特别喜欢挑战,特别喜欢问我一些怪异的问题。杨澜:你被问过什么怪异的问题呢?萧蔷:譬如说去年啊,我们就开玩笑,林志玲小姐不是捧场吗,我那时候在中央台的中秋节晚会,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,他们说林志玲捧场,萧蔷小姐你应该很高兴吧。杨澜:觉得很恶心啊。萧蔷:我那个豆大的汗已经慢慢地要滴下来。杨澜:中国一直有这样一句话,叫做相由心生,你的心情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相貌,而且心情的积累会最终决定你80岁的时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,为那一天努力吧。好,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天下女人》,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萧蔷来做我们的嘉宾,也期待您收看我们的下一次节目,再见。

一生一世的温情/曾宝仪 曾宝仪是著名的主持人、演员和作家,同时也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演员曾志伟的女儿。在很长的时间里,妈妈是让曾宝仪感到尴尬的一个称呼。直到懂事前,她才体会到妈妈当初把自己和妹妹留给爷爷奶奶的苦心。在节目里,阿宝和妈妈敞开心扉,讲述了那段让人感慨的过往。

小时候不懂谅解 杨澜:世界上最温暖最亲切的一个称呼大概就是妈妈,我们和妈妈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根脐带,也是一生一世的温情。但是俗话说得好,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,有一些子女他们和妈妈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地融洽。对于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说,在她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妈妈甚至让她感到尴尬的一个称呼,甚至让她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情,怎么会这样呢?她究竟是谁呢?让我们掌声请出曾宝仪。曾宝仪:大家好。杨澜:你到后来妈妈再回来的时候,你已经懂事了,好像已经七八岁的样子了。曾宝仪:已经快要上小学了。

萧蔷:杨澜刚才很想说,美丽是一种负担。杨澜:它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和压力?萧蔷:其实会的,就好像我们努力地在做什么,可能别人只看到最容易的部分,我们的努力他可能都没有发现。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,它可能是一个助力,就好像长得比较矮小的小孩子,他要跳得更高,别人才会看到他是一样的道理。我并不需要把自己矮小化。我现在已经在这里,我能够展现什么,我有什么能力,我就尽量去展现我的才华。杨澜:很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,



天下女人